

鹅飞时

□韦名

湖不大，瘦瘦长长，湖水却和天空一样湛蓝。湖边，亭台楼榭，白杨挺立，新柳含露，翠竹摇曳。湖里鱼儿成群，时而浮出水面，时而没入水中。岸上的景象倒映在水里，恍如地上一个世界，水里一个世界。

一对被湛蓝湖水邀约而来的天鹅，如同两朵硕大的白莲般盛开在水面。

第一天上班，途经湖畔的那一刻，我惊叹这湖的美，真是人间仙境啊！

好景看久，竟然熟视无睹。要不是那日又一次走过，遇见一老者在湖边拍照，我竟对城里八景之首的掠燕园无动于衷了——也难怪，天天上班下班，日日忙碌碌，对美的生活疲倦了。

那天早晨，天空水洗般蓝。早起起来的太阳，又格外辛勤地照料着世间万物。

远远的，我就发现湖边亭子里，有个老者托举着相机，对着湖里。

走近了，才发现老者坐在轮椅上。老者梳着一头齐整的银发，穿着一件洁净的灰色夹克上衣，脖子上吊着相机，两个胳膊肘分别撑在轮椅上两腿膝盖处，一手托举着相机，眼睛全神贯注聚焦着湖里一对悠闲休憩的天鹅，一手似乎随时准备按下快门。

湖里的这对天鹅，长着白瓷般光洁的羽毛，曲颈低头，似沉思，似小憩，闲雅胜如仙子。

老者托举了一会相机，感觉湖里的这对天鹅睡熟了，一时会醒不来，于是轻轻放下相机，拿起轮椅边地上的杯子，喝水。

“早上好。拍照呢？”我在老者身后驻足站了一阵子，不忍心打扰老者的专注，直到老者喝水休息，才和他打招呼。

“早上好。是的。”老者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眼睛又盯回湖里，仿佛生怕一不留神，湖里的天鹅被人盗了。

“这景好。蓝天白云，竹影倒映，鱼游鸟戏。”许多年没这么文艺，也没这么感叹了，人心情好，居然口出诗意。

“我在拍天鹅。”老者无意间抒怀。

“天鹅之飞为翼，射生小人空看得。”我随口吟出了辽人萧总管的诗。

“飞翔最美！”老者这回也诗兴起来，“我只拍飞翔的天鹅。”

湖里的天鹅似乎听到了我们说话，一只伸了伸细长的颈，一只侧了侧脑袋，都露出了鲜红的喙。

“您继续。”我抬脚赶路，和老者话别。

那日下午，下班回家又经湖边。太阳已掉落山下，只留西边一片彩霞。万丈霞光下，湖似披上了金纱，蓝蓝的水，绿绿的树，瞬间都变成金黄色。湖里白如雪的天鹅也镀上了一层金。

坐在轮椅上的老者，霞光一半落在身上，一半被树叶掩着，整个人被分成了两半，一半金黄，一半灰黑。

“还在拍呢。”

“是的。是的。”

有了早上的交流，我和老者俨然像老朋友一样。

“拍到天鹅飞翔了么？”

“没呢！”

霞光隐去，天地间渐渐暗淡下来，湖里的一对天鹅也把头藏在了翼下，似乎准备入睡。

“天鹅要休息了。”

“我也回家了。”

“我帮您。”我走前两步，准备帮老者推轮椅。

“不用了。谢谢！”老者说着利索地收拾东西，然后两手推着轮椅，缓缓朝亭子外走，“我就住在附近。”

第二天，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，我如常出门上班。

远远的，我又发现了湖边亭子里的老者。

“又来拍照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这一天，我急着上班，没和老者多聊，匆匆走了。

当天傍晚，天上无晚霞，天黑得快。下班前有人找，迟了点离开，经过湖边时，天几乎黑了，不见了老者。

我心想，老者或许拍到天鹅飞翔，早早回家与人分享了。我也似乎看到了湛蓝的湖面上，一对天鹅迅速张开宽大的翅膀，逆着微风，优雅地、轻盈地腾空而起……

不料，第三天上班，我又遇见了老者。还是坐在轮椅上，还是脖子上吊着相机，还是两胳膊肘分别撑在轮椅上两腿膝盖处，一手托相机，一手准备按快门。

“还没拍到呢？”

“还没呢。”老者毫不沮丧。

那天晚上，我有应酬，吃完饭坐车回家，没经过湖边。随后几天，我出差了。出差回来，早晨上班，我又远远看见了坐在

轮椅上的老者。还是每天见到的标准动作，不同的是，那天早上秋风起，老者一头齐整的银发被风吹散了，耷拉着，如乱云飞渡。

老者却如我第一次见到般从容。

“还来拍照呢。”

“是的。习惯了。”我没问老者定格到了天鹅飞翔没有，老者却主动说，“一周了，相机里还是空白呢。”

“……”我有点吃惊。

“天鹅一定会起飞的。”老者从容地安慰我，“一定能拍到飞翔的天鹅。”

岸边，风停了，空有一身高大挺拔枝干，却长出无数弱不禁风枝条的柳树，静静伫立着。

我为老者感到惋惜，我也惊叹老者的执着与坚守。心里突然怨起湖上这对不谙人情世事的天鹅。我真想从地上捡块小石子朝水里扔，把正在湖里挺脖昂首、如将军般悠闲游荡的这对天鹅惊吓起飞。

“被惊吓起飞的天鹅，眼里写满恐惧，全然没有天鹅应有的雍容华贵和优雅大气，更少了那种王者之尊，这样的照片，不拍也罢。”老者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。

我更惊叹老者的执念，不仅俯身捡石头，连说话的声音也小了下来，生怕惊吓到湖里的天鹅。

“我会天天来的，直到拍到天鹅起飞。”老者看着我离开时失落神情说。

如是一月，老者天天来湖边亭子里拍照。

我知道，这一个月里，老者一次也没拍到湖里那对天鹅起飞——我问过公园管理处，为什么没见天鹅起飞？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天鹅不会飞。

因为，湖里的这对天鹅是从外面引进来的，公园管理处怕它们飞走，对它们进行了特殊处理——断翅，即把这对天鹅各一侧翅膀尖端的指骨截断。这样，既不影响天鹅其他活动，又能使天鹅产生不平衡感，不能起飞。

原来如此！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我如坠冰窟窿。我想告诉老者，让他不再徒劳，天天来湖边守着天鹅起飞。可我并不想毁灭老者的执念。

“早上好，又来了。”

“早上好，上班呢。”

往后，这两句成了我和老者每天见面频率最高的话。

转眼，我到这个城市工作一年了。一年里，老者天天如是，每天早到亭子边，守着天鹅起飞。在一个无阳光无晚霞的下午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告诉老者真相。

“我知道。”听完我憋了大半年，又恨又气的叙述，老者居然一脸平静。

“您知道这事？”

“这是我经手的。”老者刻意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，“那时我是这个公园管理处的管理员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鸟没了翅不能飞翔，就如人断了腿不能走一样不幸。”老者拍了拍他吊在轮椅上的腿，“没了腿，我更感同身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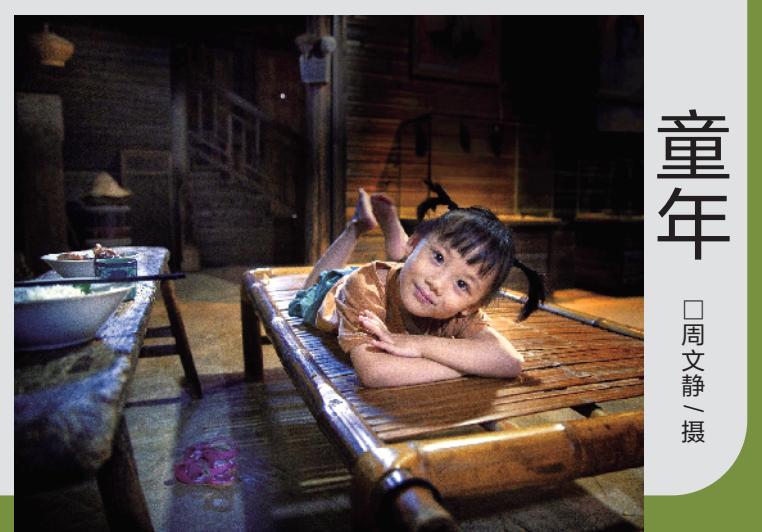
“知道了，您还来？！”

“我就是来陪它们，或许有一天，它们会起飞。”老者停了停又说，“我坚信，我一定会拍到天鹅逆风而起，优雅又大

气的雄姿。”

我怔怔地看着老者。

老者一如既往，每天如上班般，风雨无阻，来湖边亭子里守候天鹅起飞。



童年

□周文静／摄

冰戒

□王月冰



人呢

□刘国芳



看着他。他微笑，表情有几分尴尬，避开话题：“我们去江边堆雪人吧，比爬山好玩多了。”她悻悻地，但随即开心地附和，跟着他往江边跑。

他是学雕塑的，雪人堆得惟妙惟肖，瓜子脸，秀长的眉，温厚性感的双唇，塑的是她，她注视着，幸福地笑。

他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，说：“还缺一样东西。”然后转身走到旁边的桥墩旁，伸手从护栏上搬下大块冰凌，专注地雕刻起来。一会儿，一枚冰戒做成了，晶莹剔透，很美。他小心翼翼地给雪人的手指戴上。

他还羡慕地看着雪人，撒娇：“我也要一枚。”第二枚他做得更用心，两颗心相环扣，闪烁着圣洁的光芒。他给她戴上，真好看，可是，好凉，似乎要冰到心里。就在这时，有电话找他。听到他说：“她应该带小孩在家做作业的，你给她打电话吧，站在岳麓山门口等就可以了，我家就在那附近，她出来快。”她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带她去岳麓山，因为他们的家就在山脚下，他不敢。

就在这时，中指上的冰戒突然融化断裂了，才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吧，只留下她被冰得麻木的手指在寒风中颤抖，久久不能弯曲。她凝视着掉在地上的冰戒，刚才还多么完美，可是，瞬间就化成了水，踪影消退。她忍不住就想起了他和她的情感，看上去多么诱人，可是，比这冰戒又能长久多少？

第二天，她悄悄地离开了。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她看到阳光灿烂，冰天雪地的世界将很快露出它原来的面貌，回归正常。

有一个叫星子的女孩，当然是个美女，而且还是个爱好文学的美女。也因为爱好文学，星子被人拉进了市作家协会的一个创作群。星子在群里很少冒泡，偶尔才会发一些东西，比如这天，星子发了一张照片，在一大片紫色薰衣草花地里，长裙飘飘的星子单脚踩着自行车。星子身后，漫无边际的紫色薰衣草向天边。

星子一直都很被动，开始有人评她的照片时，她会说谢谢！后来，她说惭愧。再后来，她说打扰了。但她的话很快被那些诗淹没了，一首首诗仍然在后面冒出。

这个下午，这个近百人的群，有五十个人写了诗，六七十个人参与评诗。然后发红包抢红包，整个群热闹非凡。

星子后来就没怎么参与了，她在边上看热闹，好像别人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。后来，星子在自己朋友圈看到一个帖子，是一个小朋友患白血病，需要救助的帖子。星子打开来看，才发现这个小朋友是自己认识的，就是自己扶贫挂点村的一位小朋友。星子当即按照下面的地址发过去了百块钱。然后，星子把这个帖子发在群里，并在下面写了一句话：

“这个小朋友是我扶贫挂点村的，非常可爱，希望群里的老师们都伸出援助之手，奉献爱心。

只是，星子的帖子发出半天，没见一个人回复。

后来，星子问：人呢？没人回应。

星子又问：人呢？还是没人回应。

星子再没做声。这以后很久，十天或者二十天吧，没人再看到星子在群里露面，于是有人便在群里打出两个字：星子。

也没见星子回复。那人便问：人呢？星子还是没有回复。星子当然不会回复，因为，星子已经退群了。

很快，很多诗在下面贴了出来，有写得很好的，比如这首：

星子
是天上的花
因为有你
天上才星光璀璨
有一天
天上的星子洒落大地
于是
人间便繁花似锦
当然，也有心存叵测的，比如：

星子
是天上的花
因为有你
天上才星光璀璨
有一天
天上的星子洒落大地
于是
人间便繁花似锦
当然，也有心存叵测的，比如：



埋单

□董宁

同学举行酒宴，大李本不想去，可经不住一位好同学的再三劝说，硬着头皮还是参加了。一到场，大李“哇”地叫出声来，好气派，这样豪华的酒店他可从没来过，偌大的一个房间布置得古典又温馨，满满当当坐满了两桌人。

酒菜刚点完，同学们都夸有档次，这时一位很有派头的同学拿菜单瞥了一眼，随口又向服务员要了几瓶洋酒和两盘深海鲍鱼及珍参，转过头去对一位经商的同学说：“这桌酒菜你就甭吃了。”

这位同学掏出手机拨出去一个电话，里面传来客气的问候声，接着他不紧不慢地对那人说：“吴董事长，我们这儿有个同学酒宴，我想把你请过来，向大家介绍一下你创业的经验和做法，毕竟南北东西的同学大老远聚在一起很不易。”“不是，不是，我哪有什么经验可谈呢。”电话里吴董事长先是客气了一番，接着忙不迭地问，“你们在哪儿举行酒宴呢？”这位很有派头的同学答道：“大李大酒店512房间。”

吴董事长刚挂断电话，手机铃声又响了，他手指一点，一个委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过来：“吴董事长，那个竞标项目还请您多费心，多多给予关心和指点，我们公司有能力完成好的。”吴董事长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哦，是赵经理，大李大酒店512房间有个账单需要我处理一下，回头我会考虑的。”

赵经理刚一转身，就有人打电话过来：“赵经理，您公司有实力，效益好，我可不可以向您推荐一个人，到您那儿去上班。这个人懂业务，有文凭，是个人才呢。”赵经理一听是葛科长吗？俺是大李，上次俺求您办的那件事，您再考虑考虑吧，俺说的确实是实情，没有一点虚假呢。”葛科长努力地想才想起大李是谁，于是拿腔捏调地说：“这事嘛，需要考虑考虑再说，我忙啊，大李大酒店512房间有两桌酒宴需要我整理，我哪有时间呀。”

大李回过神来，一下子傻了。

我去埋单，你推荐的那个人选，要等公司面试一下，根据情况再作决定。”葛科长急忙把话茬接过来，“赵经理，您那儿离帝豪大酒店太远，这事我来办会更方便，您就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吧。”

宴会上，同学们推杯畅饮，叙旧论今，谈笑风生，脸上个个漾满春色，唯独大李寡语谨言，好像充满了心事。大李下车后，在商业街摆了个小摊位，支撑着全家过日子，可有一件事情让他老是放心不下，越想越觉得应该打个电话问问，于是忙了一下午拨通了电话：“喂，是葛科长吗？俺是大李，上次俺求您办的那件事，您再考虑考虑吧，俺说的确实是实情，没有一点虚假呢。”葛科长努力地想才想起大李是谁，于是拿腔捏调地说：“这事嘛，需要考虑考虑再说，我忙啊，大李大酒店512房间有两桌酒宴需要我整理，我哪有时间呀。”

大李回过神来，一下子傻了。

“也许这也是我的错。”老人不停地摇头，大亮这个时候总是很安静，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插嘴，因为在他的程序认知里，是不允许挑拨别人关系的。

村子里的人口越来越少，大多数村民都去了镇上新村，这里只剩下广袤的土地，很适合大型机械耕种。老人的房子突兀地立在村口，倒像是美国的独立庄园，可这里是在中国东北，一切只是让人感觉孤单。

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其实从他把儿子赶出家门那天起，他就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，而今更加一日不如一日，还好有大亮照顾他，这也是儿子做的最对得起他的一件事，让老人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，也让他回忆起了美好的过去，那时候儿子还小，很乖……</p